

泰国民间抗击新冠疫情观察与分析

——宗教实践的视角

李宇晴

全球“新冠疫情”就像一面镜子，把原本已经存在于各个国家、社会之中的问题都映射出来。在疫情期间，社会结构和管理制度方面的问题被放大，例如公共部门应急响应机制不足、贫富差距巨大等等。除了结构上的问题之外，更加让人心惊的是，疫情对普通老百姓个体生存造成的威胁：疫情导致社交封闭、经济下行，人们随之观念撕裂、心理焦虑崩溃甚至走上绝路。新冠疫情到底是一个暂时的搅局者？还是一个将对未来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变量？疫情让人们被迫停下脚步，在慢节奏中思考我们的时代症候。对东南亚各国来说，新冠疫情已经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泰国，正在经受新冠疫情的严峻考验。

一、泰国的抗疫模式：“中道”

首先，本节将对泰国目前的疫情情况进行简单的整体回顾。

2020年1月13日，泰国官方报道第一例感染新冠病毒的患者，该患者是一名在泰旅游的中国人，后于1月18日治愈归国。泰国发现第一例本土患者是在1月31日，是一名曼谷的士司机，他于2月2日治愈出院。或许是高治愈率让人们对新冠病毒掉以轻心，又或许是担心旅游业和经济基本面受打击，泰国国家疾控中心直到2月29日泰国出现第一例新冠肺炎死亡患者后，才宣布将新冠肺炎调整为“危险传染病”级别。3月12日，泰国总理府宣布成立国家新冠疫情管理中心，一周后，曼谷宣布“封城”22天，短期内大量外来务工人员离开曼谷回到外府老家，外府感染人数骤然上升。“封城”并没有限制人们的出行，只是暂时关闭了所有可能引起人员聚集的行业。3月26日，泰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4月2日，泰国总理府宣布全国实施宵禁政策，晚10点至早4点禁止外出，同时禁止任何人进入泰国国境。今年4月13日至15日的泰历新年宋干节假期禁止任何公开集会，往年泼水节热闹欢腾的盛况不再。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2020年5月24日的疫情报告¹，截至5月24日为止，泰国共计确诊3040例，累计治愈2984例，累计死亡56例。在东南亚地区，疫情最严重的是新加坡，总确诊人数31068例；其次是印度尼西亚，累计确诊21745例；菲律宾、马来西亚总确诊人数分别是13777和7185例。而在东南亚地区另一些国家疫情则没发展到那么严重的地步，越南、缅甸、柬埔寨、老挝总确诊人数分别是325、201、124和19例。泰国总确诊人数在整个东南亚地区不算多也不算少，处于中间位置。目前，泰国本土新增确诊患者在5月初基本归零，国内疫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

总体而言，泰国政府是随着国内疫情的加重而逐渐采取越来越严格的公共措施的，泰国政府期待自己能够根据实际疫情情况灵活地调整公共卫生和经济民生政策。正如泰国学者阿内·劳探马塔在自己社交网站上所发表的评论所言，即泰国的抗疫模式是取“中道”（the Middle Path），既不像中国一样，果断采取严格的集体封城模式，同时也不是欧美前期抗疫所采取的私人部门各负其责、“群体免疫”的自由模式，而是一条中间的道路。和果断采取严格公共措施的邻国越南相比，泰国新冠确诊人数比前者多出10倍，感染率大大超过了越南；而和相对“佛系”抗疫模式的新加坡相比，总感染率则远远低于新国。

二、民间抗疫中的宗教实践

当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将人们的正常生活秩序彻底搅乱，信仰往往能够给陷入绝望的人们提供生活的慰藉和希望。在泰国民间抗疫的过程中，传统巫术、佛教等宗教信仰在这次巨大的天灾面前释放出自己稳定的文化力量。就笔者观察，泰国民

间抗疫中的宗教实践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诵经祈福、诵经驱疾、赌咒发誓和日常佛事。

1. 诵经祈福

面对病痛和灾害，泰国寺庙经常组织诵经祈福活动。在武汉疫情爆发初期，彼时似乎全球舆论都在对中国进行发难，泰国僧团却本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胸怀和视角为中国祈福。2月初，泰国清迈大佛塔沃拉维罕寺庙 (Chedi Luang Worawihan) 组织清迈僧团做法事为中国祈福，希望正在经历疫情的人们能够很快渡过难关。整个诵经祈福仪式除了念经祈福，还有兰纳式的佛家布道消灾仪式和洒圣水的仪式。中国驻清迈总领事任义生先生也出席了这次诵经祈福的仪式，可以说这也是一次宗教外交。

2. 诵经驱疾

泰国本土疫情爆发后，泰国僧王带领僧人诵念佛经驱赶疾病。3月25日，泰国僧王颂德帕摩河穆尼翁带领曼谷地区6个寺庙的僧人诵念佛经驱赶疾病。此次活动配合公共卫生部门的政策，现场没有信众参与，但在电视台向全国进行直播放送。泰国僧人诵经驱疾一般念诵的是“Ratana Sutta (รัตนสูตร)”经文，为南传佛教经典《宝经》。据说关于此经的背景故事是：维萨利镇 (Vesali) 被疾病、非人类和饥荒所困扰之时，镇民们在绝望中向佛陀求助，佛陀让阿难陀赴维萨利镇并念诵本《宝经》，最终成功驱散了镇上的灾难。²

僧王带领的诵经驱疾活动一呼百应，外府很多寺庙和个人当天也加入诵经驱疾的行列当中。泰国普通民众也纷纷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上传、转发诵经祈福的视频，例如一位来自泰东北的巫师念诵自己新写的驱疾经文视频在社交网络上被大量转发。她念诵的经文用词是比较直接的口语，通俗易懂，例如“滚蛋吧，新冠！”泰国网民评论这个视频轻松有趣，有助于减轻人们疫情期间的心理焦虑状况。

3. 赌咒发誓

泰国疫情爆发后，有部分患者在就医时隐瞒自己可能的病毒接触史。这使得一名猜也蓬府的医生要求所有前来就诊的患者在找他就诊前发毒誓。他在社交平台上坦言：“想让患者配合这么做（赌咒发誓），是因为医生不想感染新冠肺炎，成为一名超级传播者。”誓词全文如下：“我向翡翠佛、暹罗之神、素可泰席桑文医院之父通康僧人以及所有神圣的事物发誓，我将诚实地讲述病历，不会掩盖新冠肺炎的接触史，如果我撒谎隐藏真相，哪怕是一点点，那么就让我这次前来检查的疾病总是不能治愈，直至痛苦中死亡。还有我的家庭和我爱的人也是如此。但是，如果我说实话，不掩盖新冠肺炎的接触风险状况，请保佑我和我的家人健康，永远没有疾病，永远只有幸福和繁荣。”这份誓词内容可以说十分毒辣。可见，法律法规存在管理不到的隐蔽地带，而这种独特的赌咒发誓手段似乎具有法令所没有的效力，让人不得不遵守。

4. 日常佛事

即便在新冠疫情期间，乡村日常佛事仍然依旧，僧侣化缘布施等佛事活动没有因为疫情而中断。笔者曾经在博士田野点认识的一位外府县长，最近经常会在社交网站上发布和村民一起参加清晨施斋礼佛的图片，和他闲聊时他告诉笔者：“附近寺庙的僧人每天早晨都出来化缘。村长和村民一起参加施斋礼佛的活动。这项活动是治理厅的重要项目，其目的在于增进村庄团结。我们需要利用‘家 - 社区 / 宗教场所 - 学校 - 公务部门’的整体力量增进创建村庄团结。”可见，宗教作为一种软性的文化力量，是泰国一种重要的文化治理手段。同时，疫情隔离期间僧俗互助也帮助可能陷入饥荒危险的僧人们渡过难关。

三、社会悬停：于不确定性中寻求确定性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现代医学在泰国的抗疫进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自20世纪初泰国朱拉隆功国王改革以来，泰国一直在不断坚定践行着医疗现代化的目标。实际上，泰国现代医疗水平在现今东盟各国中是名列前茅的，在柳叶刀2018年发表的对《全球195个国家和地区的医疗质量指数表现》报告中，泰国排在第76（中国48）位。⁴犹记得2020年2月2日，在武汉疫情最严重的时期，泰国医生提出“使用政府医用组织生产的治疗艾滋病的药物，并辅以治疗流感的药物”的治疗用药方案，治愈了武汉滞留在泰的新型肺炎重症患者，给所有人带来了莫大鼓舞。但是，与此同时，传统巫术、宗教力量也仍然在泰国现代民间社会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现代科技和传统文化的力量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二者同时存在于泰国抗疫的进程之中。

当然，面对极易传播的新冠病毒，现代医学尚不能完全将它制服，这将整个人类社会置于一种悬停的不确定状态之中。就像人们不惜去找阴谋论来应对突发自然灾害造成的生活秩序崩塌和心理冲击，在新冠疫情导致的灾难和不确定性之中，人们寻求宗教给予“确定性”的安慰，宗教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过渡状态的“桥”，是帮助人们度过过渡状态的方式之一。

这次疫情把很多国家社会带入一种边缘、过渡和匮乏状态。著名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的理论认为，共融体发生在三种状态下：过渡状态、边缘状态和匮乏状态。⁵面对共同的灾难，人类反而有机会成为一个共融体，在这个共融体状态下，宗教跳脱了制度化的约束，以共融状态的秩序弥补了制度化手段力不能及的缺失。它作为一种软性力量和文化力量，给社会提供了一定的约束、规训，正如上文展现的，人们甚至利用它来赌咒发誓。

同时，就泰国民间而言，宗教这种相对稳定的文化秩序有助于人们保有对未来的希望。乔纳森·李尔 (Jonathan Lear) 在谈论希望的概念时，认为希望可能在人类生存的尽头才升起⁶。在生存的极限状态下，对希望的渴求尤为强烈。如果没有希望，结果是可怕的，甚至可能走向毁灭。泰国老百姓很多人没有储蓄的习惯，面对疫情，有人陷入饥荒，有人失业，有人对未来短视悲观，最近泰国媒体已经报道了不下10例自杀事件，很多年轻人因为贫困失业走投无路，导致心理焦虑、走上绝路。面对这种状况，泰国民众自发地发起在公共场所设置“爱心柜 (ตู้ปันสุข)”的活动。爱心柜发起人网红素帕叻在爱心柜上贴着如下告示：“请放心拿取你需要的任何东西，也欢迎留下所有你愿意分享的食物。”“爱心柜”的方式迅速在泰国全国范围内铺开，短短几天的时间，从最初的5个增加到了600多个。在宗教和道德教化下，泰国社会十分重视“分享”“布施”“互助”和“积功德”的理念，因此爱心柜的方式才能迅速铺开、大获成功，最广泛地帮助到了最需要帮助的人。

需要承认的是，即使在崇尚理性的现代社会，人们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集体情感模式的影响。宗教正是一种社会的、集体的“情感模式”，提供了一个集体情绪表达的出口。人们在集体诵经的实践之中，感受彼此的情感联结；在乡间日常佛事中，体验宗教的神圣性和实践“施与”的道德感。面对一往无前的现代化和物质化浪潮，许烺光先生曾说：“我们沉浸在西方理性时代文化观念中的社会科学家们，错误地将人类角色摆在远远高于情感需求的位置上。他们没有意识到，正是我们的情感模式最终决定我们选择做什么，做得多好，以及在多大的程度上享受我们的成果”⁷而如今在天灾面前，我们再次感受到人类的脆弱性，也感受到集体团结、情感互惠的必要性。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近期明确指出，宗教领袖在应对2019新型冠状病毒传染病的行动中应发挥重要作用；从艾滋病到埃博拉疫情等曾经的公共卫生危机之中可以得知，宗教领袖的行动会影响人们的价值观、态度和行为。宗教领袖不仅可以帮助提出解决应对当前疾病流行的方案，同时应关注如何更好地帮助自己社区的人们从灾难中恢复。⁸联合国多元文明联盟高级代表莫拉蒂诺斯认为许多宗教领袖具有动员的能力，也深得他们所服务的社区的信任。因此他们有责任宣传关于性别平等的信息，向污名化和仇恨言论提出挑战，消除错误信息和谣言，倡导关注和包容弱势群体。宗教的重要性再一次得到凸显。⁹

总之，从泰国民间抗疫实践来看，宗教信仰在抗疫过程当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它弥补了制度手段无法涵盖的空间和情感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受疫情冲击的社会秩序的稳定。

李宇晴，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泰国朱拉隆功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泰国及东南亚地区，研究兴趣包括历史人类学、文化政体与现代性、身体理论与性别研究等。

参考文献

- 1 <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situation-reports/>
- 2 此经全文参考: https://kalyanamitra.org/th/article_detail.php?i=19246
- 3 <https://www.dailynews.co.th/regional/766582>
- 4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18\)30994-2/fulltext](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18)30994-2/fulltext)
- 5 维克多·特纳. 仪式过程: 结构与反结构. 黄剑波,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 6 Lear, Jonathan. *Radical Hope: Ethics in the Face of Cultural Devast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7 许烺光著, 王芃, 徐隆德, 余伯泉等译. 驱逐捣蛋者: 魔法·科学与文化. 台北: 南天书局有限公司, 1997.
- 8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0/05/1057172>
- 9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0/05/1057172>

《区域观察》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 海淀区清华园 1 号 中国, 北京 100084 清华大学中央主楼 205 室 电话: +86-10-62787747 官方网站: http://iias.tsinghua.edu.cn/	协调人: 张静 本期执行编辑: 周燕 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霆懿、杨崇圣、何演、周燕、郑楠、段九州、傅聪聪
未经授权, 请勿转载, 引用请注明出处。	